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五上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卷五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孟子註疏 解經卷第五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

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

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

孫丑為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

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

孔子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問陳於
以揭滕文公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註分
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

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脩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枉其餘十章趙註分爲下卷各有叙焉。
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註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諡法曰慈惠愛民曰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爲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

必稱堯舜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



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曰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成覿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魄勇果者也與

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何為畏

彼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魄不畏乃能有所成

耳又以是勉世子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

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夫五十里子男之

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滕文公為世子至

曰此章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為

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為世子之時

其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

為言蓋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為

後世所法故言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

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世言於世子文公也世自

楚反復見孟子者世是世子文公自宋而見孟子之後



欲問耶成觀謂齊景公曰據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者孟子又引往目成觀嘗謂齊景公曰彼之
尊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畏彼
之哉是言我能為之亦如彼之尊貴矣又何畏顏淵
有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人也予何人也
為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又以此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欺誣我哉言周公猶可以為善國者孟子謂世言今
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者孟子謂世言今
之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亦將有五十里也
可以為善國書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
可以為善國書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
之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
服之不以腹眩憤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
蓋孟子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為
善國有致世子之嫌乃引此而諭之抑亦所謂良
藥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解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
文公為世子至勉世子也。



本之文也云滕有考公樂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
子元公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為
定公元公為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為諡以
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為諡蓋魯有文公定公之號周
無異焉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其實蓋不
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
公者非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云
成觀勇果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
則成觀之勇果也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禮
於禮有所載學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孟子之時事
罕有眩厥疾不廖。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
言以汝心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
自警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註定公文公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
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註孟子歸在鄒也孟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註不亦者亦也問
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可謂孝矣註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
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註

孟子
卷之五
齊疏之服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
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飭糜粥也然友反命
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註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
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
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有所受之也註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
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

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
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也謂然
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
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
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
使其信我也然友復之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即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長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



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
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
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
以君先哀之也上有好自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
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
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
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未

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
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四

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四方諸

侯之殯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

之高美也已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正義曰此

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父死

也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

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

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傳也世子謂然友言往曰孟子

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終為不忘

之也今也不幸至於父母之六故我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其父喪之事然友之鄰問於孟子者孟子

所以自宋歸鄒也然友乃往鄒國問孟子以世子所

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者孟子

答然友謂不亦善然友以世子所問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代其

之者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曾子謂父母在生之

時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是其禮也

父母死之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躅踊哭泣哀以送之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陳其簋簠而哀戚之是也禮則我未之學

也雖然為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其聞之矣言嘗聞

三年父母之喪以齊疏齊衰之服以麤粥之食凡此

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下而達於庶人三代夏商

周共行之矣然友反命者然友自鄒得孟子之言乃

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

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

反之不可者是世子因然友問孟子歸後乃定為三

年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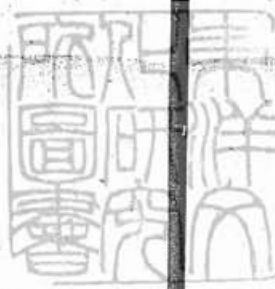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





之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子之身而反違之以
 為三年之喪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禮各從其先
 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
 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宗
 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
 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禮而
 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為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
 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驅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為三
 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子復為我之鄒問孟
 子以為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以乃因其命復往
 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
 君薨聽於冢宰數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
 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答然友為世子

之問言如此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
 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臣
 聽行之嗣君者但歛粟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為
 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
 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甚焉者耳且君
 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風必偃
 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者然友自問孟子之
 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矣然友反
 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矣然友反
 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然友自問孟子之矣然友反
 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今人未有戒以五月居於喪廬不
 思之而不可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為知禮能行三年之
 喪乃曰可謂曰知以其百官族人皆以為知禮能行三
 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位之哀弔者大悅者
 言及至葬日四方諸侯來弔觀之顏色之戚哭位之哀
 形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是弔之者皆大悅而
 喜其有孝行也○曾子傳夫子之言○正義曰案論
 前段已詳矣○

五疏五

論

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
引為曾子言矣。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
○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
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侯姓也我不可
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爭在寡人
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
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後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
若辱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為魯之後與魯同
姓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
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
鄭志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
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諸侯五月
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
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
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軌畢至士踰月外姻
葬又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丁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

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收督趣教以生產之

務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詩邶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

綯綯絞也及爾間服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壑春事起

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也。民之為道也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與上篇同孟子

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
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

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

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

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

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

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

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

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

相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

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

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

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益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



粘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註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予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

可以爲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註古者

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註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

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惟教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

之註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

明人倫也註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

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

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彛倫攸序謂其常事

有序者也入倫明於上小民覩於下有王者起必來

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註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

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王

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註詩大雅文王之



管子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

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屢幾新

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註畢戰以滕臣也問古井田之

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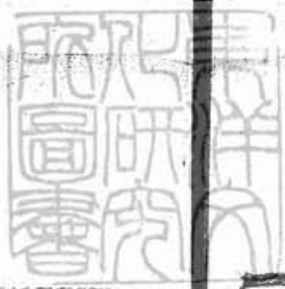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註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

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

土地而井教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

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註)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
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
制祿以度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
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
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註)褊小謂五十里也
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九一者井田以九
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啟家稅名也(註)



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特諸侯不行助法
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特行重法賦責之
什一也而知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
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註)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註)古者
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
素也土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
紉士無素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
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

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
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知之亦如上中
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壘田皆不當
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禮以重祭祀
利民之道也死徙無出鄉死謂葬也徙謂受土
易居也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鄉田同井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病疾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之
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
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察姦惡也



瘠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
睦之道和睦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
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
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
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
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
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略
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

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疏

滕文公問為國至則

曰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
事正經界均井田賦十一則為國之道也大本也滕文公
問為國者滕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也孟子曰民事急
不可緩也者孟子答文公言治國之道惟民事當急
而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函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郊風七月之篇文也言民事
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綯絞索也晝日中也宵
夜中也及爾問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其野外之屋春
事始興以為播百穀為也亦欲文公教民無休已孟子
所以引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無休已孟子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
無恆心故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者此義
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孟子為齊宣陳
遂兩載焉此更不說是故賢君制民必恭儉禮下取



則不奪人非特不侮人不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人
其取民之賦又有什一之制什一蓋十分則取一而
已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者陽虎魯季氏
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凡為富者則常聚民之
財賄為已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常務博施濟
衆故不能富天孟子今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
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言夏后
氏之時民耕五十畝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已
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百畝
助公家則七十畝而已是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百
民耕百畝其徹取之賦則十而已是周人百畝而
也此孟子自解之義也徹猶徹也徹者徹也助者
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周者蓋
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故云夏人龍子曰治地莫
征伐順人心而有天下故云夏人龍子曰治地莫善

五

五

陸長

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龍子
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云治土地之賦莫善
於助者也莫不善於貢也以其助則倍民力而耕之
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貢者以其檢校數歲之
中以為有常之例也其歲之所熟則有損於民也故曰
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
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為暴虐則以寡取
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言也言豐樂之歲其粒米
狼籍饒多雖多取之而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校數
歲之中以為常之意也為民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
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為下民之
父母使民時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
養其父母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
之貢致使老少羸弱飢餓而轉尸於溝壑之中如此
按使河在上為下民父母也言其不足以為民父母也

與其為民父母當子養其民不當如此
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少與其勤勞者也世祿者
以其有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雖
未任居官得食其公之祿亦必有土地也此觀之也詩云
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惟助至助也
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其詩蓋謂民
樂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及周公田之及我等私田也孟
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
助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為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
公田矣孟子於此所以復辨其周之亦如貢法而非
民之賦蓋謂其莫善於助之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
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不
時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祿又當開設為庠
序學校以教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也至是為王者師也者此孟子亦欲文公富而教之
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耆老於此者詳說其庠序學校
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耆老於此者詳說其庠序學校



禮義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
 之禮者也夏之時謂之校殷之時謂之序周之時謂
 之庠然而為學則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於此而明
 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民既親之於其下如
 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為王者之師也
 孟子所以區區為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由此
 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雅王之
 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王之
 命復脩治而維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交公
 勉力行如此而修治亦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
 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為國之道孟子告之民事
 賦物禮義之意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井
 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必
 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仁政之選井地
 不平而以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地
 制也孟子言子之君將欲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必

開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
 必自經界為始如經界不能正之制井地由此不
 齊井地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為祿故云
 祿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言
 故暴虐之君汗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言
 者孟子欲滕君不為暴君畢戰不為汗吏也故如
 云然經界既正則田由此而分平祿由是而得制
 是其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之也言其湯定也夫滕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焉無君子莫能養
 君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野
 入疋以孟子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而助國中什一
 為善政故以是請教之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
 制以九一而助之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鄉以
 法使貢自賦之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鄉以下皆

有其圭田。謂之圭田者，所以名其繁而供祭祀之田也。言自卿以下皆受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圭田，其一家之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其餘力者，亦受此圭田。其本鄉耳，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特則百姓親睦，以其為同鄉之田，共井之家者，凡有出入皆相交為伴，所以同其心也。相助以守而此，則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救其困急，則百姓於是相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以其方一里之地為之，井田九百畝，於井中抽百畝為公田，以苗稼八家皆私百畝，以入口之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八口之家同耕養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八口之家同耕養其公田，乃至公田之事了畢，然後耕治己之私田。以爲之私事，所以公田之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夫加之以

也。○詩之辨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宵夜也，綯綯也，乘升也。箋云：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非賢故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助也。○正義曰：此蓋幽王之詩也。箋云：其民之篇，至亦助也。○正天注：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也。○洪範彝倫攸叙。○正義曰：孔安國云：彝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大叙也。洪大也。○範道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之率來胥宇而國於周也。○王迹起矣。而永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不圖畫

周禮卷之九

正義曰鄭注云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
其制以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
所謂井衍沃教隰臯者也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為
教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民田有不易者有一
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三而當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
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
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
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
耳。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正義曰鄭司農云
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正義曰鄭司農云
亦如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鄭氏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
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無征。正義曰鄭司農云
此田也夫圭田無征。鄭氏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
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
郊之地者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國之民一曰牧以
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
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
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

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斂以富得民註
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長
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儒諸侯保氏
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為大宗牧族者也鄭司
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繼別為大宗牧族者也鄭司
卿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勸作者斂亦有虞掌其政
令為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大宰之
職有是以掌之也

職有是以掌之也